



吳碧雲 ◎一九三六年生於臺北縣平溪鄉的菁桐坑。五歲遷居到臺北，父親經營雜貨店生意。十二歲時，父親因病往生，身為長女的她，顧店之餘，還要照顧弟妹。二十四歲與胡永昌結婚，育有兩女三男。婚後日子過得很辛苦。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刻，無意間，看到《慈濟》，牽起與慈濟的因緣，以為人生就此順遂，不料……

一盞明燈

徐璟宜

位於中華路巷子內的一家自助餐店裡，吳碧雲忙著清洗剛剛才買回來的菜，一旁還有一堆沒有清洗的鍋碗正等著她，慌忙中，還來不及擦汗，客人就已經上門了。她又立刻起身招呼，這樣緊張忙碌的生活，讓她沒有時間喊累。

然而，個性木訥的碧雲，總是無法獲得公婆的疼愛，公公常會隨便找

個理由對她罵個不休，雖然受盡委屈，但她不敢還口；她努力地工作，希望改善與公公之間的關係。

哭訴無門的苦

有一天，大女兒不知怎地，把小兒子從樓梯推下，碧雲氣得大聲斥責孩子，沒想到引來公公的不悅，加上婆婆在旁一起數落她，公公更是火冒三丈，破口大罵，還要打她，碧雲忍不住說：「我今天不願意再挨您打了！」

話還沒說完，公公追過來出手就要打她，這次碧雲終於還手，她使盡全力把公公推到冰箱前，這突如其來的動作，讓公公嚇得臉色蒼白，碧雲一看情勢不對勁，趕緊放手，公公不甘心，拿起一旁的椅子作勢要打她……

先生胡永昌站在一旁不敢吭聲，店裡的客人為碧雲忿忿不平地嚷著：

「世界上哪有當公公的一天到晚打媳婦，真是太無理了！」

這樣吵吵鬧鬧的日子，讓碧雲心中堆積的苦，不知向誰訴說才好？

年復一年過去，店裡的生意漸漸清淡，公婆年紀也大了，碧雲決定轉行，但不知從何開始？公婆竟迷上賭博，積欠一筆債務，加上店裡生意時常入不敷出，她無奈地向債主懇求分期償還，慢慢才度過難關。

結束了自助餐的生意，一切要重新開始，碧雲舉家搬遷到木柵，先生也改以開計程車為業，每月固定拿五百元給妻子，其餘全數交給父母；碧雲則做手工貼補家用，為了養家、償還債款，每一筆開銷她都精打細算，生活的重擔壓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忽然有一天，婆婆中風住院，家裡缺錢的情況愈加嚴重，碧雲只得標會來支付醫藥費，解決燃眉之急。面對龐大的負擔，她靠上班所賺的薪水償還債務。豈知公公好賭成性，竟然以媳婦的名義到處借錢，這可氣壞了碧雲，不堪的處境無異雪上加霜。



2006年10月吳碧雲（左）於北區新泰聯絡處為會眾量血壓（上圖）。吳碧雲與先生及孩子於2009年9月合影（左圖）。



TZU CHI FOUNDATION

2009年9月回花蓮靜思精舍時與常住師父們合影。

公公多年的糖尿病、心臟病宿疾，也在此時復發，碧雲只好晚上上班，白天照顧他；當公公往生時，碧雲再次標會辦理喪事。而後幾年，家中陸續發生多件災禍——五個孩子在家玩火，差點釀成火災；大兒子志文跌落滾燙的熱鍋裡，險些出了人命；自己又體弱多病，這個家為何諸事不順呢？她左思右想，實在想不透……

曙光乍現

事事都不順，讓碧雲想找個心靈可以依靠的地方。一九七六年，她到景美的一家佛堂禮佛，暫時的平靜，讓她心情舒坦許多，無意間在佛堂一角的書架上看到一本薄薄的、封面寫著《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》字眼的小冊子，翻看內容，裡面記載花蓮有一位慈悲的師父，做許多救濟窮人的善事，當下她受到這些慈悲的事蹟所感動……沒想到這個社會上還有那麼多生活困苦的人，也對冊子裡提到的證嚴法師及慈濟志工生起崇敬之心。她

發現冊子裡頭附有一張捐款劃撥單，填好劃撥單準備找時間去郵局匯錢；後來卻因忙於家事，時間一久，就此擱了下來，遲遲沒有行動。

「花蓮有一位很慈悲的師父，想要蓋醫院救人……」當她再度前往佛堂時，聽到慈濟志工張月裡正向大家介紹慈濟，她很好奇地趨前，輕聲說：「我也要參加救人。」

救人的念頭雖然常在腦海湧現，但為三餐奔忙的脚步總是占據了生活的空間。為了有固定的收入，碧雲後來到木柵的一家電子公司上班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，她時常感覺脖子有些痠痛，雙腳也出現水腫現象，接著還有頭暈目眩的症狀，讓她不知該如何是好？有一天，晚餐煮好後，她突然覺得很不舒服，索性躺在床上休息。

躺在床上的碧雲，感到身體的不適，卻無人關心，不由得顧影自憐起來，她愈想愈難過，淚水不禁潸然而下……

身體尚未復原之際，讓她更難過的是，先生有了外遇。這深重的打

擊，讓碧雲簡直招架不住，心情錯綜複雜，充滿無力感，想想多年來為這個家的付出，她覺得真不值得；仔細思索，如今為了生活，她實在沒有多餘的心力再管先生的事，「就隨他去吧！」她想，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。

就在她深感無奈之際，想起早前在佛堂拿到的那本小冊子，碧雲一心想要到花蓮靜思精舍走一趟，她與張月裡取得聯繫，表達想要前往花蓮的意願。

她想到自己坎坷的人生——公婆不疼愛，夫妻關係欠和諧，內心百般無奈；可是，首次要出遠門，她的內心還是有些忐忑不安，她不想一個人走慈濟路，於是，她試著與永昌溝通，經過足足三個月的努力，她終於說服永昌，達成兩人同行的心願。

在靜思精舍，看見證嚴上人領眾虔誠禮拜《藥師經》，莊嚴行儀與經藏融為一體的氛圍，讓碧雲看得讚歎不已；而永昌在參觀精舍師父做嬰兒

鞋加工後，為他們自力更生、不接受供養的堅持感到欽佩。從那次之後，碧雲投入慈濟當志工，先生也不再反對了。

艱巨的考驗

原以為人生就此順遂，不料，隔年碧雲生了一場病，每天早上精神很好；到了晚上，卻連拿掃把的力氣都沒有。吃了藥，身體就不痛；可是當藥效過後，全身又是軟趴趴地，站也站不起來。莫名的病痛，讓她的心情跌落谷底。

「我不甘願人生就這麼頹廢下去，我要堅強起來，幫師父募款。」強忍病痛折磨，她堅定地告訴自己。

碧雲每天拖著病痛的身體，搭車從臺北到木柵的公司上班，儘管路程有點遠，在這之前身子硬朗時並不覺得難過；病了後，禁不起舟車勞頓，於是買了一部車，希望永昌能載她上下班。沒想到，不久後公司遷廠，她

因而被資遣。新買的轎車正好符合先生的需要——載女朋友出遊；碧雲為此氣得和先生冷戰了好長一段時間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月裡邀約她一起到醫院當志工。碧雲心想，與其整天坐困愁城，不如試著走出去，便欣然答應。

在醫院裡，每天作息正常，心情變好了。碧雲透過服務別人的過程中，忘記了身體的病痛，還學會了如何按摩穴道，以及生機飲食的療法。約莫半年後，身體慢慢康復。在醫院裡，她看到病患與病魔搏鬥的痛苦，慶幸自己能重獲健康，因此發願要持續為人群付出。

快樂志工行

一九八六年花蓮慈濟醫院正式啟業後，她到醫院當志工，待了十三天，無論是幫忙縫製床單、引導病人就診，或是到廚房幫忙洗菜，任何工作她都做得很歡喜，雖然身體有些勞累，但心靈的快樂卻無可比擬。

想起第一次到靜思精舍時，上人殷切的叮嚀，她做慈濟的心就愈堅定。「一百元可以救人，可以做好事喔！」她逢人就說慈濟。慢慢地，會員愈來愈多，遍布桃園的八德、南崁，臺北的土城、汐止……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。為了募款奔走，她兩個月要換一雙新的繡花鞋，腳底時常磨出水泡；當天氣寒冷時，用圍巾把自己裹得只露出兩顆烏溜溜的眼珠子，呼氣時還會冒出一團團的白煙；仲夏之際，路過百貨公司時，她就趕緊跑到門口吹冷氣，享受片刻的清涼……

募款的過程很辛苦，可是一想到：「當初上人在看濟貧的個案時，腳底都磨出了鮮血，自己吃這一點苦又算得了什麼呢？」

慈濟醫院啟業的第二年，碧雲再次到靜思精舍參加「打佛七」。臨行前，為家人準備了一個星期的食物。在整理冰箱時，她不慎將冰箱戳了一個小洞，雖試著用膠布黏貼，還是無法修補，而出發時間又迫在眉睫，只好把食物寄存到鄰居家。

在這七天裡，碧雲回顧自己的婚姻路，沒有太多的幸福，只有身心俱疲的折磨；她滿腹委屈，淚水像潰了堤的洪水，止也止不住。就這樣，連續哭了七天，連一通電話也沒打回家，更別提食物寄存的事。想到永昌的出軌，她要趁此機會好好教訓他。

「……欠人的債要歡喜還，否則下輩子還要加利息。」才剛燃起了恨意，耳邊隨即聽到上人慈藹的聲音：「普天有三無：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、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、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，要化小愛為大愛，為別人去付出。」

頓時，她錯愕不已，「莫非上人已經透視我的內心世界？」

長期以來，婆媳與夫妻之間的難題，每天不斷地重複上演，使碧雲身心飽受煎熬，幾乎崩潰。自從「打佛七」聽了上人的開示後，碧雲轉變心念，學會用感恩心看待身邊的人事，「普天三無」這帖良藥讓她的傷口漸漸癒合。

碧雲不在家的日子，永昌要做家事，還要照顧五個幼小的孩子，血壓直線飆升。當碧雲一回到家，看到先生不舒服的樣子，拋開之前的不悅，趕緊打降血壓的果汁給先生喝。

撥雲見日

九月十七日這天是慈濟護專的開學日，碧雲帶了四十幾人搭乘「慈濟列車」前往花蓮參訪，她與永昌同行。在火車上，林松典師兄誠懇邀約永昌加入慈濟的「保全組」，碧雲也從旁鼓勵著說：「機會難得，這項勤務很適合你，要好好把握。」

回家後，永昌似乎把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，依然我行我素；碧雲知道自己不可能改變他，決定先改變自己。

怎知有一天，永昌突然向她表明：「太太，我要和她分手，希望你和我一起去談……」先生的決定，著實讓碧雲萬分震驚。

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，夫妻兩人到了「她」家。門一打開，碧雲無來由地遭到辱罵，碧雲把唇一咬，鐵了心想成全這個女人。在談判中，她決定以三百萬元把永昌「賣」給對方，這下換成「她」嚇了一跳，立時啞口無言。一旁的永昌看著兩個女人的唇槍舌戰，不發一語。回家後，當「她」再次來電騷擾時，碧雲淡淡地回答：「對不起，妳打錯電話了，這裡是殯儀館。」一場糾纏不清的戲碼，終於落幕。

一九九〇年，永昌開始積極投入慈濟的「保全組」（慈誠隊的前身）。回到社區，他承擔起「交通幹事」的職務，長達六年。負責每個月四次的「慈濟列車」往返臺北、花蓮間的票務工作，這個工作非常辛苦，為了買車票，常常得去火車站站崗，但永昌從不抱怨，將辛苦化為幸福。

從此以後，他每天開著車，婦唱夫隨，四處與人結好緣，每個月有二十五天是收善款的日子；夫妻倆心心念念的都是慈濟事。

二〇〇七年的夏天，老天爺彷彿和碧雲開了一個大玩笑，健康檢查時

發現罹患乳癌末期；聽到醫師的宣布，她沒有惶恐，沒有憂心。反而一邊接受化療，一邊加緊腳步做慈濟。她利用每週一次做完化療的日子，下午就做半日「醫院志工」，她總是對人說：「我能做，就是賺到了。」

慈濟志工李錦玲在慈濟臺北分會看到永昌獨自在靜思書軒忙著，她好奇地問：「師兄，碧雲師姊呢？」

「她累了，在那裡休息。」錦玲順著他的手勢望過去，看到碧雲趴在休息室的桌上，一旁小孫子乖巧地陪在奶奶身邊，看到這一幕，錦玲不捨的淚水奪眶而出。

這對恩愛夫妻，情深不在言語而在行動的好默契，讓錦玲既感動又心疼。眼看著老伴的生命一天一天消逝，永昌的心中有萬般不捨與傷痛，他每天開著車，無怨無悔地護持、陪伴，讓碧雲做她最想做「慈濟」。

碧雲的堅持，改變了先生，也感動了家人。兒子胡志文已經受證成為「慈誠」，二媳婦鄧明珠也參加社區志工培訓，有家人接棒「做慈濟」是

她最感欣慰的事。

碧雲以寬容的心，走出原本困頓的人生，勇敢迎向陽光之後，遍灑大愛的種子，彷彿深夜裡的一盞明燈，照亮黑暗的角落。

「身體只是一個臭皮囊，我現在是天天『過秒關』，再不努力做慈濟就來不及了！」碧雲發願要做到生命的最後一口氣，生生世世做上人的好弟子。

TZU CHI FOUNDATION